青青電影

第八期

如此新人

新人的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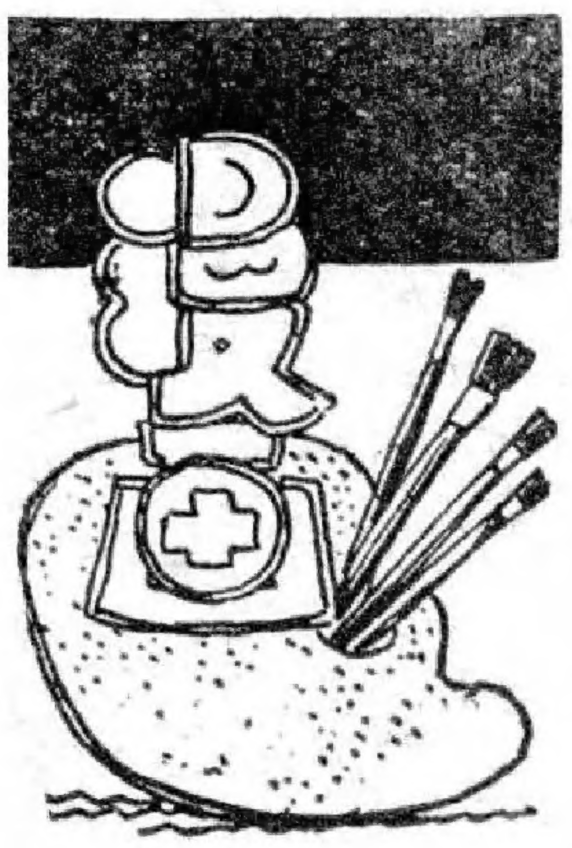
這次的招考沒有一個是憑了交情而進來的，唯其因爲沒有導演介紹，所以新人們的出路而眞成了問題。一部影片的角色分配是操在導演手中，導演對之並無好感的新人，當然很難有上銀幕的機會。新人們都懷着一個非常熱烈的心想上銀幕，但她們不知道電影界內幕。如果一旦上銀幕，也像是龍套而巳。對這些沒有出路的新人們，感到有些莫明的悲哀。

影迷一羣，紅運亨通，一登影壇，身價百倍，於是黑眼鏡非戴不可。以資作爲「明星」之標幟。結隊出遊，招遙過市，大做其活動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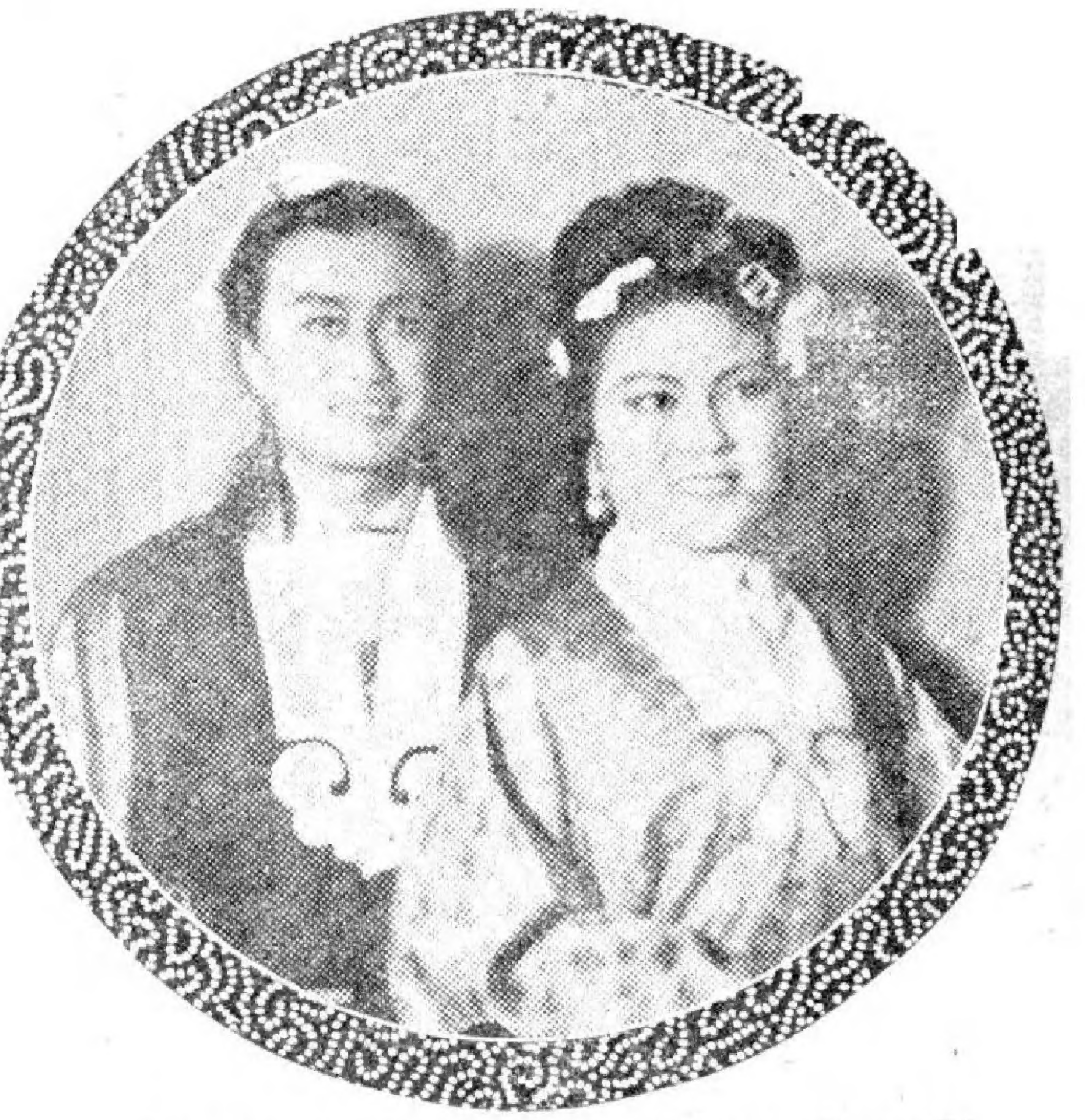
新人甲：「我像舒適」！新人乙：「我像陳雲裳！」新人丙：「哼！我的屁股像鳳凰。

熟讀「影星登龍術」，同事儘可不放在眼裏，導演先生的馬屁不得不拍，拍馬屁在電影圈裏又叫「跑香檳」，跑香檳祗得作集體送禮，大家忍痛犧牲，一致出動，爭奇鬥妍，浩浩蕩蕩向導演府邸進發，新人畢竟有苗頭，新人比舊人活絡。

陳明勳作



南方藝人在北國活躍



顧也魯和朱沙。梁山伯與祝英台劇照

藝友

★舒適★

岳楓領導，舒適，高占非等合組之「藝友」劇團，自北上淘金後，首在天津演出，成績甚佳，中以舒適最受歡迎，「蝴蝶夫人」，「林則徐」，獲得空前之好評。

在上海沒落而不得意的唐若青，自隨許三北去後，往返平津道上，僕僕風塵，而大跑其單幫。現在據說住於天津前任某局長家中，刻已正式加入「藝友」，作客串式之演出，（舞台艷后與葡萄美酒中），每場代價聯鈔一萬二，於管吃，管住之外，還管「抽」，開南北話劇界，未有之紀錄。

本月五日起，「藝友」在平「中央」演出二十天，打泡戲「蝴蝶夫人」，依次上演「林則徐」等。因北平當局對平劇，話劇，票價限制方面，過於嚴苛，「藝友」對於唐大小姐供養方面，担負不起，故未同行。

南北

★黃宗英★

「甜姐兒」黃宗英，自秘密離滬北去後，在北平小作盤桓後，即行去天津寄居其姊家。丁力，孫道臨所主持之「南北」劇社，在於中國劇藝公司（主事人王季深，洪偉明）合作下，由六月二十七日起，在天津大光明戲院演出，演員除原有人馬外，又約陳平加入，並特聘黃宗英女士，為「南北」之女台柱，首劇為「魂歸離恨天」，次劇為宗英成名作「甜姐兒」，依次並將上演「長恨歌」，「大地」，「林冲」，「浮華世界」，「金粉世家」諸劇。馮喆，孫道臨，衛禹平，三追黃宗英，中以孫道臨佔上風。

影聯

★韓蘭根★

韓蘭根，殷秀岑，倉隱秋，周文彬，關宏達，所組織之「博愛」劇團，由唐訥約往華北各都市作旅行公演，在京時，因內部不和，待遇不均，資方虧累甚鉅，華北劇藝公司，亦行脫離彼此合作主催之關係。在北平「新新」演畢後，成績欠佳（只演「上海淘金記」，與「夜長夢多」兩劇）。內部經再度改組後，定名為「上海影聯劇團」，由殷秀岑任團長，六月十二日夜場起，在天津「新中央」上演，主辦者為天津之大華影劇公司。韓蘭根在平津吃喝嫖賭，無所不為，吳毅遠，關宏達，韓蘭根，常連袂作北里之遊，常聞關宏達太太獅吼之聲。這一次韓蘭根歸來，攜有灰背徭猁毛皮統子三個，大概紀念他這次「淘金」僅略獲「皮毛」，並未深入大撈特撈吧？

沙龍

★孫景路★

由孫景路作大樑的「沙龍」，自在天津「大明」演出，園屋被焚，飽受虛驚，損失以孫景路為最鉅。刻又轉往「明星」繼續演出「金小玉」生涯鼎盛，最近更演畢「日出」，小孫之白露與翠喜，早已有口皆碑，故大有萬人空巷之盛況，實開天津劇壇之新記錄。「日出」後，於六月廿五日起由韓非加演「家」，客串三少爺，孫景路飾鳴鳳，徐立，大少爺，孫敏克定，徐莘園老太爺，賀賓，馮樂山，梅眞梅表姐，趙愼之琴表妹，王萊瑞珏。孫景路一回到上海，閃電化已經有人在她的韓雄飛面上談正經，拚洽上海登台大事了！

南藝

★顧也魯★

「南藝」，在平於六月廿二日合同滿期，因客票過多。自上月廿四日起，在津「北洋」，再度上演二個月，以在平臨別紀念戲「恨海」打泡，以次並上演前演之諸劇，因女主角之無人，不能號召大部分觀衆，「四姊妹」因索價過高，上官雲珠又遲遲不北上，據某老板夫人云，在津演畢，即將解散矣。「南藝」的三個老闆：在交女朋友藍青妒忌而要鬧離婚，顧也魯受女演員朱莎之全力追求，演出許多桃色官司，嚴化的母親和孩子，閤家北上，紅微又產一麟。南藝在多事之秋，許良南下拉角，預備重振旗鼓。

・王震中！

（圖：韓蘭根殷秀岑倉隱秋關宏達周文彬在津合影（劉金亭攝寄）

銀海悲劇　歌壇慘音

白虹與黎錦光離婚

踏破鐵鞋難覓★同居十載失蹤

〔本刊特訊〕五六年來的上海歌壇，是周璇白虹龔秋霞她們三個人的世界。不幸得很，周璇與嚴華一對已於年前轟轟烈烈的宣告離婚，想不到被歌影迷目爲「歌壇情侶」的黎錦光白虹一對夫婦，最近也在激變中雙方鬧翻，而由白虹向錦光提出了離婚之要求。

白虹與黎錦光的結合，正與周嚴一樣，是由「道同志合」而訂鴛鴦之盟約。他們在藝壇上努力奮鬥，白虹的成名一半雖靠自己的歌嗓，另一半當然得力於乃夫的作曲。黎錦光是今日上海作曲家中的能手，與陳歌辛梁樂音並稱三鼎足，他化名「金玉谷，李七牛，金剛」，所著歌曲非但使白虹唱得成名，同時也使李香蘭周璇姚莉強折服，這是事實。

十年了，黎白的同居雖然沒有經過什麼結婚儀式，然而在情感上，一向頗爲不錯。祗是白虹昔年行運不佳，在銀壇從業沒有「金嗓歌后」來得吃香，所以某一時期的生活，雖是「夫唱婦隨」，却還感到据拮的樣子。也許由此促成了她們家庭的變故，醞釀到現在，終於爆發了人生最悲痛的一幕——離婚。

現在的白虹，已是三十在望的少婦，自與黎錦光結合以來，產了數胎，正做着三個孩子的母親。她們的「小南洋」已在初級小學唸書，這可以想見白虹風韻之一斑。然而話得說回來，黎錦光却更比嬌妻年長得多，所以他們夫妻在兩三年前，就由於年齡上相差的關係，閨中時起勃谿，把「爭吵」當作了家常便飯。

白虹與黎錦光營巢於泰山路的尾末，家中除了夫婦倆及三個孩子居住外，還有一位來自北方的白老太——是她的母親。平日，白虹對於外來之邀約，據說是無須經過老黎的同意，有自主決斷權。所以從銀幕到舞台，從話劇到舞廳獻唱等等，丈夫悉聽妻便，不敢參加意見。最近，白虹由某劇團的邀約，她在蘭心登了一次台，演了一個「赤子之心」的劇本。不知這一來，造成了她與一位錢惠葦的親近機會，套句新聞記者的話，兩人眞是「一見情傾，打得火熱」了。白虹竟有家不歸！急壞了黎錦光。

一個正須要得到「愛的安慰」的婦人，經不住這樣一來，終於毅然向丈夫提出了離婚條件。據說條件提出之後，白虹借同錢姓並約黎錦光在梅龍鎮酒家三人作了一次談判。但是律師未到場。

三號到白虹家裏去，沒有看見白虹，據黎錦光說，她精神不大好，睡在裏面，談起離婚的事，他說外界傳得很厲害，事實非沒有這樣嚴重，當然我們也希望這樣。

可是黎錦光拖一句尾巴說：「她一定要那樣做的話，我也沒有辦法。」

在四號黎錦光有一個電話來，祗有很簡單的幾句，說形勢很不好，白虹的一方請出律師來了。

自從白虹的「離婚」條約發出後，她的知己們，以及黎錦光的幾位平生友朋，都從中周旋，想做一下魯仲連，替他們調停的，其中像丁慕琴嚴折西輩最爲出力。

白虹失蹤，她的老母曾經大哭大叫，等到發現白虹與錢惠葦結了不解之緣以後，白虹的老母倒也安之若素。

現在白虹住在虹口，而她的老母却還是寸步不移，據說就爲了白虹，有些貴重的東西都可偷偷的把它搬走，白虹的老母爲了女兒不做內線，由此可知母女之間的感情往往是會超出情理之外的。

在八月八日爸爸節的那天，申報上有着這麼一張啓事：蔡霖律師代表白虹女士與黎錦光脫離同居關係聲明：茲據上開當事人來稱：虹與黎錦光同居十載，已生子女，近因意見不合，礙難偕老，爰於即日起脫離同居關係，除委請代表去函外，煩再登報聲明等語。據此，合代聲明如上。

這張啓事當然是白虹的片面之辭，這大概是先發制人地；抵禦預備握了手槍來捉姦的黎錦光吧！黎錦光和白虹雖然有了幾個孩子，但苦在沒有正式結婚，可憐的憎夫，勿曉得阿能硬得起？

黎錦光四出呼籲，破例掏腰包請客，請求輿論方面予以同情援助。

呂玉堃遇見白虹拿了定洋「小放牛」，連人影也找不到她，祗好「毀約」出她，何況白虹經此婚變，聲名狼藉，去華北的苗頭勢必缺缺，所以也不去找她，自認晦氣。

黎錦光頗想找到白虹和她作一次最後談話，更想「捉姦捉雙」，給她一個「通姦」的反訴。

「白虹在那裏？」的答案：當然她現在是在錢某的懷裏，有時住在虹口，有時宿在華山路「大勝胡同」，昨天晚上却是住在「威海衛路中社」對過的公寓裏。

還有三五天內，白虹要離開上海，這幾天正在託朋友買火車票到南京，有人說這是她和錢某的蜜月旅行，又有人說，這是她效法白相人的「避風頭」！

情變半月記

當年武俠片歌舞片競爭劇烈的時候，黎錦光在聯華電影公司任職，後來為了招考歌舞人才，委他和嚴折西到北平去主考，在一羣中選的娘子軍中，有一個佼佼，唱起歌來，一開口露出一嶄齊的雪白的牙齒，歌又是唱得那麼的嘹喨，來到上海沒有多少時候，就紅得透明了，黎錦光諄諄善誘，教誨不倦，亦是不可抹煞的功勞，她當然感激銘刻五中地，兩人時常在一起切磋磨琢的，那年她祇有十八歲，在上海訂了婚，情愛像大旱天一樣的沸熱，結果熱出結晶品來了，還是同居大吉，她就是白虹。一度歌舞團到南洋淘金熱的風氣正盛的時候，黎白也去打了一個滾，她們已是一子二女的父母了。

黎錦光今年三十九歲，湖南人，他作的曲湖南味很重，眞是夢也想不到的，同居了十年之後，冷不防在他們夫婦間的斜縫閒也會鑽出一個湖南佬，他比黎錦光年輕，但也軟不了多少，六隻六，不知什麼惹得白虹那樣歡喜，不顧十年同床，子女老母，為的什麼，具着這樣大無畏的犧牲精神？眞是神秘的女人！偉大的女人！錢大爺惠羣自從在漢口和白虹邂逅後一次，這次襲家寶把自己的寶貨「赤子之心」捧在蘭心上演，內幕是和這位錢大爺攙手合作，偷雞勿着蝕了一把米，演了三場就傳了下來，千餘萬泡湯，商量挽救大計，就在七月十八日由襲家寶去請白虹出山，黎錦光對於白虹的事雖然不能作主，參加意見的自由總還有，以為「秋風式」的演出，恐怕無利可圖，白虹沒有接受這番勸告。女主角敲定了，想不到男主角那頭黃河不肯演了，錢老闆就自告奮勇的上台了，一對男女主角演呀演的就前臺演到後臺，戲館裏演到旅館裏了！

七月廿三日到廿四五日，白虹在舍門飯店八樓「百樂廳」之邀，在咖啡茶座獻唱。

廿四日——白虹晚上沒有回去。

廿五日——白虹託她的朋友江小姐到她家裏帶一張字條給黎錦光，聲明昨晚是睡在江家的。這是上午的事。

廿五日——下半天，黎錦光到舍門飯店去，正擒着白虹和錢大爺同餐，很自在。黎就叫她回家，白虹說約好呂玉堃還有劇團的事要商談，晚上能不能回到家裏，還說不定，白虹一向很隨便的，夜深了陪朋友逛馬路，黎錦光也無所謂的，可是這樣情景之下，一氣把他氣跑了。

廿六日——自廿四日晚上起一直過了廿八日晚上，都沒有回家，據說在樂義，百樂門連夜狂歡。第六夜破曉四點鐘回了家，黎錦光自己覺得沒有能力阻止她的自由行動，祗好請各大飯店經理注意他老婆的行蹤。

廿九日——早晨九點半，有一位不速之友前來，請到他尊府上談判離婚事宜。上午十一時，黎已準約到達朋友家，坐在一樓，白虹在三樓，朋友來往雙方做傳達，白虹提出無條件脫離同居關係，因為同居後精神不痛快，兒女可以不要。黎一唯只言黎勸，朋友努力幹旋，拉拉扯扯，白虹總算拉了同家，但是她採取不理睬主義，黎也束手無策。下午六點鐘，白虹借出去打電話為理由，跑了出去，到了亞培路，黎在後面釘梢，被她發現了，白虹認為這是妨害她的自由，在路上爭了起來，白虹究竟往那裏跑呢？結果，白虹不走了，又回到了家裏。

八月一日——白虹提出哀的美敦書，一切忠告婉勸，全告無效。

八月八日——蔡霖律師代表白虹與黎錦光脫離同居關係聲明的啟事在申報上登了出來。是在一個下午的一二點鐘，托了人到國泰新邨四號黎錦光家去先把她的老娘請了出來，在泰山路紫羅蘭理髮店裏開的談判，白虹要求把她所有的東西都搬出來，黎錦光沒有敢反對，可是老娘不答應。白虹老娘有二個要求：一是由女與婿給她三千萬元作為養老費：二是由女與婿親自送她回老家北方去，白虹一口拒絕，轉身就走，一輛三輪，到了巴黎新邨三十九號黃仲蒸律師處，要求執行離婚書上的條件，結果，白虹又勝利了。關於「住」的問題，由黃律師的介紹，白虹三百萬頂進一幢房子，黎錦光將房子也頂掉了，預備出碼頭，免得在上海看在眼睛頭上，聽在耳朵旁邊。

人物剖視

白虹

黎錦光

白虹娘

錢惠羣

李珊珊

遺制激，可是孩子丈母娘的確是一個懸案。

黎錦光和白虹結合的時候，黎鄉下另有糟糠妻，後來離掉的，那末現在錢大少有沒有錢，有沒有老婆呢？有人說黎的要求，如果白虹離婚念根條子，有人說剝了錢大少的皮也沒有二根條子，又有人說黎得一條，也不解自決了。不知孰是孰非，待考。

錢大少的現任夫人是舞女出身的李珊珊，為了丈夫的禁條所以不再上火山了，錢大少雖沒有錢拿回去開伙倉，但另有甚功，使歌皮舞亮，五體投地，服服貼貼，但有時為了錢的關係，也打道回府，稚盡為丈夫的義務，和太太敘敘天倫之樂，這次她太太對於他和白虹的事情，也是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不過採取經濟制裁，財政！鎮，說錢大少的舍戎子手錢多押掉「來奉陪人家的老婆——白虹。

在錢某或者是玩玩明星或者雖不能流芳百世，但借此也可以遺臭，不管它能不能臭到萬世，世界上自有一種嗜臭如命的人。在白虹方面如果不是學愛德華愛辛博坐夫人的公式想不心現在太太的寶座，那麼是愛錢大少的錢？名？身體？雖然是白虹的大胆，但是悲哀就在不遠，等候着白虹！

唐·大·郎·惹·哭·白·光

潘柳黛說她糊塗

禍從親吻起！

帶走卅件旗袍料！★小王哀唱你不要走

紫紅撰輯

白光曾經到樂三居士那裏去看了一個相，算了一個命，據居士說：

白光命中桃花帶殺，是該多嫁幾個丈夫之命，二十五歲上半年以前的婚事都不可靠；二十五歲下半年起，可以正式結婚，要是二十五歲錯過婚期，則需等到廿八歲才能結婚。

白光今年已經二十五了，她聽了又喜又怒，她說：「啊呀！我眞希望快點兒有個家，今年下半年看樣子是不可能的，因爲到現在我還沒有消息呢。今年不結婚，要等到二十八歲，還要三年，啊，三年，多麼悠久的日子呀，那怎麼耐煩等呀！」

當你剛走進她的寓所，你最容易見到的，就是高高低低站着或臥着各種不同色彩不同型的皮鞋。當中的玻璃圓桌底下，也是放滿了皮鞋，當門口是隻大牀，被單是綠綠紅紅的橫條花的，圓桌面上放滿了東西，東西的上面又染着她吃過的唇膏顏色，有的咬了一口，有的吃過一半，倚窗口是化妝台，上面又堆着各種歌書與花瓶，面巾就擱在上面，牆上掛着花花綠綠的外套，旗袍，大衣，披肩，什麼東西都放得沒有一定的地位，據國際侍應生說，白光不喜歡他們爲她工作，她自己又是個忙人，因此，她房間裏就無法乾淨了。

白光她任何事都是懶洋洋的，總是提不起興緻來，常常怨恨自己是勞碌命，什麼事情隨隨便便，毫無顧忌，又愛佔上風，要是人家苛刻她一點，她反抗的口號像大砲一樣的放得應天響了，可是有了重要的事情發生，你看她的外貌像是一個倔強者吧，她可急壞了，欲託這個那個朋友想辦法了。

近來天氣一天一天深入大伏天了，白光忙着找房子，他找到了呂班路「巴黎新郎」但主事人因爲她是明星的緣故，有意想敲詐她一下，所以「巴黎新郎」的房子沒有敲牢，急得白光團團轉。

有人把白光看得像一個怪女郎似的，什麼都像有異樣的感覺。在開音樂會歌唱，她總是那老套頭，穿了半裸的服裝，胸前一對「沙利文」，像物價一樣的高漲起來，令人魂飛了，叫魂也叫不回來，成千成萬隻的眼睛，像X光一樣的利箭，對準她的兩塊靶子猛烈的射視，異口同聲的說，白光什麼都神秘，這對寶貝倒是貨眞價實的，隱隱約約的不是挺着那「新剝鷄頭肉」嗎？

「大奶奶的主義」假使給白光這樣提倡起來，上海的乾坤又要轉變了！

上海人都睜大了驚奇的眼珠子瞧着她，好像在望霓雲似的等待着關於她的新聞，新聞，終於這樣傳出來了。

白光的「白板」總不祗「暗克」，或者還「開槓」呢！這幕新聞劇的主角是白光，而由一對「白板」配演成功的時候是白光在「金都」歌唱會的時候，據說白光以兩打白蘭地的代價交換一個Kiss！算這需要Kiss的是一隻白板吧，給另一隻白板賭場小開王公子知道了這消息沒有一點醉意而是充滿了醋意，演出的舞台在國際飯店十樓的十二號房間裏，新白板與高彩烈的踏進房去，白光在，醋意的白板也在，醋意白板醋性大發，酸性發酵，一個耳刮子打在白光的嘴巴上，這無非是下下白光台型，顯顯自己的威風給那張新白板欣賞欣賞而已！

這「牛屎」(News)就傳到劉郎的眼前，劉郎就是打油詩大王的唐大郎，他的靈感一轉彎就嚇出人性命來，於是在報上發表了一篇「唐人短札」標着大字是「寄白光：」

白光：聽說你挨揍了，被人家打了一記嘴巴，有其事嗎？報上說：因爲二雄奪美，一個是暴徒，一個是登徒，而登徒又是儒夫，他不

能迴護你，使你擠在中間，軋扁了頭，受暴徒的侮辱！看將起來，這兩個傢伙，過猶不及，你不必再留戀他們了。你應該要着手找一個中和一點的男人，不瞞你說，我倒是具有這樣一副性格的人物，生平不肯欺凌別人，也不容易叫別人來欺凌我，假如你是我的愛人，就不會讓你受今朝這樣的委屈，拚了命，也會替你復仇的。

白光，我們並不相識，但我確實爲你迷惑過，這是你唱夜來香的那一夜，「四寶拉愛脫」，射在你是頭上，身上，看見你白裙子裏面的兩隻膝蓋，在微微顫動之時，使我開始對你顚倒，我聽說你同潘柳黛很要好，有一天，柳黛來看我，我問過她：「白光阿有路格！」她回答我說：什麼叫阿有路格！我說：阿有路格，是上海地方白相相個白相人講的，意思就是腦筋動得着哦？她似乎有些生氣，對我說：你怎麼把這種話來問我。我說：問問又不要緊呀，開不開路在你，問不問在我。她不說話了，只是搖頭，我明白她終於「爲親者諱」了。這還是上半個月的事，這下半月以來，假定報上的紀載，不都是胡說八道，那末白小姐你亂七八糟的事情，也實在太多，我是向來尊重女藝人的，本來不應該輕薄你，不過蒼蠅不鑽無縫之蛋，你是鹹鴨蛋，我是蒼蠅，因爲你已有了縫，所以我想鑽，你到底阿有路格？

接着就有一篇「女人論女人：我看白光」作者是「阿眉」，這是很容易使人猜疑到「阿眉」就是潘柳黛，在她的稿子洩露了一點人所不知的秘密？白光給唐大郎短扎裏短刺刺痛了，大哭了一場，可是「阿眉」以女人精細的眼光來指出白光許多不應該隨便的地方，是很有一點理由，就是撫慰着白光罵着「大郎這混蛋，不去理他吧」非但不傷皮肉，而像哄娃娃的哄很饒風趣，現在將原文翻印如下：

白光太糊塗。

才一認識她時，我就這樣想。之後有一個時期因爲大家的疎懶，很少見面，但關於她的生活動靜，我却時常從朋友或報章雜誌上見到的。

白光是個多事的女孩，所以多事，就因爲她太好勝，她太任性，無論對於任何事她都太欠思考。比方她會當着第一次相識的朋友面前換衣服，比方她喜歡當着許多人與其中某一耳語——其實這耳語並沒有需要耳語的價值，但她這樣做了，因爲她喜歡這樣，所以她就任性的不加考慮的去做，她並不管這一個動作將會使她受到怎樣影響。

近幾天來，外邊對於白光的新聞更在記載不一，傳說紛紜，當做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說她以金都歌唱會的機會，與某人在戀愛了。說她以兩打白蘭地的禮物的代價下，與某人親吻了。而這所謂某人却祗是那麼一個尙未成年的小孩子——就是戰爭更激烈下去，男人都死光了，也還輪不到愛他的小孩子。

大家在給她製造着某人以外的戀愛之謠，人云亦云，你說我說。現在已成的戀愛，已經使她夠苦了，而這些有意中傷或無意中傷的戀愛謠言更使她怎樣擔負？尤其當今天竟使我在本報上又讀了大郎寫給白光的這樣輕佻色情的信，這一些，對她使我無法不承認是種損失。大郎一向以狂放著稱，興之所至，什麼話都說得出，什麼字樣兒都寫得出，難怪白光讀過這篇文章後，白光就哭的。但哭有什麼用呢？太任性的人總是吃虧的，不太喜歡思考的人，總有一天會後悔自己的糊塗。這樣輕薄的文章反正已經發表了，在無法挽回的當兒，對於放浪不羈的大郎的報復手段，也就祗能勸她往寬一點想：「大郎這混蛋，不去理他吧！」

白光受了這個刺激，一種傳說白光預備上海不躭擱了，另一種說法，她要大宴新聞界，同時她親自要扎當時的姿勢鏡頭表演一番，以雪前受寃枉之恥云。

白光在國際飯店外表看看很篤泰的樣子，可是內骨子却是窘得要命，一個單身女子天涯海角的飄落，當然是出門靠朋友了，所以有什麼困難的事，她請朋友幫忙總是一句話，一回，她欠了國際的房錢，沒有辦法清爽，可是她也不急，篤篤定定的撥了一個電話給她的朋友，非常靈光，有勁，馬上捧了五百萬現鈔請她點收。

這一次白光的走，當然有她各方面的原因，最近南北華影合作成功，上海「華影」工作技術人員卅六員北上，在新街口成立聯合製片廠，演員及拍片方面由岳楓負全責，岳楓和白光是老搭擋了，岳楓頻頻的電催，也是突然離滬的原因。

白光在表面上，幾次高唱着：「讓我走吧」！結果給一位男士以「你不要走」的哀求聲留了下來，所以前一些時白光倒也無意回北方去。

事前，買了三十件旗袍料，房間裏破襪子塊鞋子東丟西甩的弄得亂七八糟，在八月八號的傍晚叫了兩輛三輪車離了國際飯店，同行的是一位臉上有疤的女友和另二位男友，一個胖胖的，一個瘦瘦的。帶去的行李有大小箱子二只，和包袱兩個。白光穿着紅色白緞的外套，女友也穿一件紅外套。她沒有化裝，臉色有些慘白，把手絹遮掩着嘴，好像怕他人認識她。七時半到車站，白光在人山人海的旅客羣中，順利地走近了車站，當她掛着手絹道別時。她好像有些難受。

白光是眞的走了，但不知她的小王怎麼樣，即使要喊「你不要走」，已不可能的了。

兩打白蘭地的代價交換

女明星情書大檢閱

這一次來信的地域以杭州，蘇州，松江，揚州，無錫，南京爲最多，北京，天津較少，青島也有，最奇怪的就是上海獨少，浦東到有幾封。

由地域來分析心理，大概華北對上海的明星，好奇心或者有之。瘋狂醉迷的心理，或者不會像南方人這樣熱烈，而且天南地北，可望而不可接，陌陌生生的對一個女明星，寫什麼情書，好像沒有這樣大的胃口。

上海的情形和北方恰相反，大概上海「多見不怪」吧！過去明星好像躲藏在冷氣間裏一樣，與影迷不共戴天，（碰勿着的意思）如今明星從影片公司骨碌碌翻出來，爲着生活，飽魚之市也屢見不鮮了，上海人究竟是聰明的，紙上談兵，畫餅充饑的傻事是沒興緻，寫不如看的煞癮，近來幾次三番的明星在咖啡館，舞場，戲院，公開賣買陳列，影迷大概看都看膩了！或者是這個道理。

那末浦東人實在有點鄉下的土氣，這一味的摩登新文藝腔，這不能不說是浦西的風吹到浦東，所傳染的流行病。

關於滬杭線，和京滬線上的影迷呢，所見不多，所聞不廣，偶然像「手銃」式的一二個女明星，看得聽得還沒有出性，鈔票從口袋裏咬咬牙齒，甩了出去，一瞬眼天仙不見了，怎叫影迷們不唱賣相思吧：「吾的心中一大塊，左推右推推不開」。

各種不同階級的分子，和各種不同的程度，所以寫來的情書倒沒有「差不多」的毛病，而的的封封十足「多樣化」，做作的也有，有的很憤怒，直率的也有，有的很怨恨，有的很癡情，有的很瘋狂，有的像在菩薩面前一樣的祈禱，有的像在法官面前一樣的胆怯，有的自以爲比張君瑞還多情，有的怪女明星太薄倖，總之都有點神經病，在正常的人看來。

一大疊情書裏，可憐得很，都是男的影迷寄給女的明星，連一個女的影迷寄給男的明星都沒有，難道中國男明星中就沒有一個「人」「才」雙全的了嗎？祗有一個女的，她投來的信，拆開來一看，並不是寄給男明星的，而是嗶啦嗶啦在紙上跳着叫着的說：「我要做明星，阿好讓我上一個鏡頭？」

但是男影迷寄給女明星的，範圍狹小得不得了，袁美雲顧蘭君陳燕燕陳雲裳等在影迷腦子裏刮都刮不出來，連寄給周曼華李麗華的情書一封都沒有，可見得影迷的醋罐頭幌得多麼結棍！

寄給周璇的不少，可是情形有點不同，這裏面也有一點酸味在，現在她雖然沒有男人，但是從前究竟是有過男人的，所以年青的小夥子同周璇求愛的可以說「鴨蛋」，大多同情她的過去，而對她有點意思的都是三十而「立」的人了。

一位文抄公影把一首圈謎謠抄來給陳娟娟，本來是女給男的，他却陰陽顛倒，豈不是笑話？所以笑話就笑到底，「把我最親愛的陳娟娟」改爲肥得像○的「我最親愛的殷秀岑」不是更好笑了嗎？

事實是這樣，除了極少數的影迷，醉迷着歐陽莎菲和利青雲，其餘年紀大一點的都對着周璇，有着瘋狂的癡情，年紀小一點的都對陳娟娟，有着一知半解的幼稚愛情，還有極少數比迷醉着歐陽莎菲和利青雲的少數還要少的，是愛着鳳凰。爲什麼四姊妹裏祗愛一個娟娟呢？爲什麼久不上銀幕的鳳凰還有人惦念呢？這大概是她們由着開襠褲的小丫頭一變而爲亭亭玉立，翠眉待畫的少女了，一班影迷野心勃勃的，大家都以「張做」自居，一支在握的，躍躍欲試了。

寫給歐陽莎非的都是勸她不要再糊塗下去，十有九都要把屠大導演拖出來痛罵一頓，恨不得還要把他兩巴掌，字裏行間大有岳老爺「滿江紅」中「怒髮衝冠」的氣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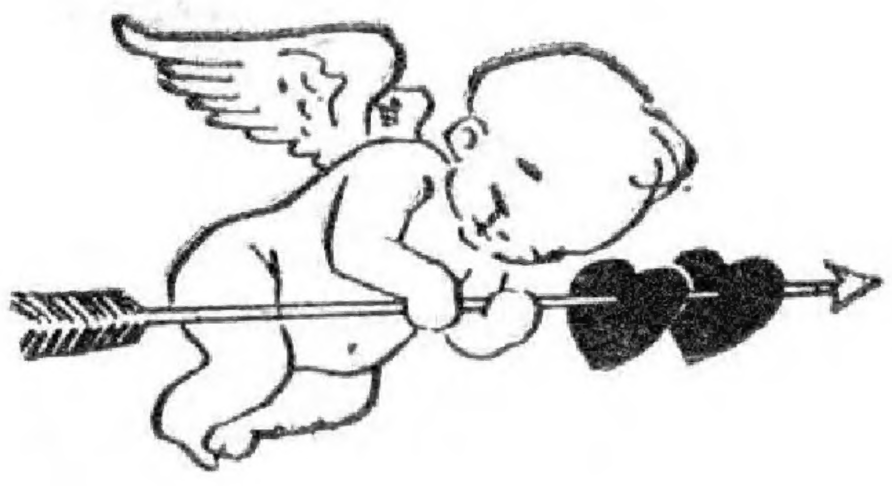
利青雲沒有幾時，居然在荒蕪的電影界裏跳了起來；又沒有幾時，她已成爲影迷的情人了，有一封從松江寄給她的情書很有趣，像「豆腐」吧，又像很熱情，說是很傾慕吧！說話又是那麼不文雅，這位影迷的情感像一桶生啤酒，冲到那裏是那裏。這可以說是他的一種勇敢，一種大胆，亦可以說是一種大無畏的精神！

一封封的情書，眞要有冷靜的頭腦看哪，否則笑痛了肚子，倒不是「十滴水」吃得好的毛病呢！尤其是寄給周璇和陳娟娟的情書。

他們沉長在狂戀情緒中的影迷，所說出來的話，是沒有辦法量他們的尺寸，稱他們的斤兩的，大概「情」就是一種神經吧！

寄給鳳凰的比寄給娟娟的還要年輕，連信箋都是從小楷簿上扯下來的藍格紙，用着墨筆端正的寫着正楷呢！可見隆重之一斑了！

★ ★ ★



一封未寄的情書

第四名　地址山東煙台市張裕路四號

白光小姐：

好久沒有給妳去信，也沒有見到妳的來信，過去的鹵莽和冒犯，難道妳就不能原諒我嗎？妳是要棄絕我嗎？那妳不如拿刀殺掉我。摯愛的，妳雖然沒有利刃，可是妳還是一位溫純的女性，但妳這條冰冷的心腸，眞的比鐵石還硬。自從妳走後的時光，我那時不在殷勤的盼望；人世間的「吃」和「眠」，我都覺得不怎麼香甜，只有妳那絕代的儀體和貴重的美麗的靈魂，能使我好像咀嚼着新鮮的橄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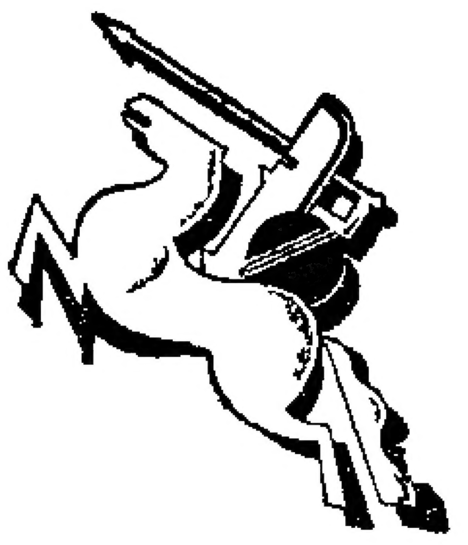
不信？妳可以問問妳自己的衷心，是不是時刻的在異常跳動？妳仔細想想在夢中，是不是常見我的幻影？我相信妳能信我的至誠，我沒料想妳會這樣的無情，竟忍心蹂躪我這輕微的生命。我以前一回一回跑到收信的地方，他們都向我投着詫異的眼光，來來去去的爲誰辛苦爲誰忙？他們都疑惑我神經有點異樣。這都市裏每天收信萬千，却不見妳給我的信在那裏？我十分埋怨那笨拙的郵差，還送那些什麼無聊信件？

想起來眞不如死了這條心吧！但我又沒有壓服的勇氣，我自從認識了妳，早已失却了心中的理智。摯愛的，妳既然和我這樣的決絕，爲什麼以前那樣的愛我？爲什麼來信叫我摯愛的××，那意味好像十分親切！也許妳以前是騙我？我只願妳常此的騙我；妳就是一條妖艷的毒蛇，我也盡量的讓妳吮血。寧肯我此時荒殘寂滅，天地間可絕再沒有妳這樣聰明的一位！只要妳喜歡，只要妳滿足，妳命令我什麼我都去做。其實我何必眷戀，何必相思，女人自來是像水花的游動的分子，她們會誘惑，而沒有忠誠　摯愛的，妳可不是這樣的女人！

我已經盡情的披瀝我的肝胆！不知妳能不能稍微受點默感，地球是啞吧，上帝是聾瞶，東風像盲眼摸索的瞎子，也許我確實有點唐突了妳，但請妳原諒我，癡呆的男子，那怕妳見了我，只要妳此時給我一封書字，讓我不致迷糊的走向墮落的漩渦與深淵裏去。

現在月兒淡淡的照在天之西方，它是露着冷冷的一抹別後的彎眉，我偶然抬起頭來窺看，我只疑惑是妳，摯愛的？只要我一刻尚在生存，不管是動躍的靈魂，冷靜的尸體，我只要有這顆心，只要血管裏尚留一點溫，我仍然要繫念我所摯愛的妳，白光呵！我忘不了妳那美麗與聰明，忘不了妳對我的熱烈。忘不了妳聖潔的青春，忘不了妳飄零的生命。請妳珍貴着快意的青春。

芹生上



給璇妹的情書

第五名李現奇·杭州塘棲鎮

璇妹：

因爲我比你大幾歲的緣故，才敢用這樣的稱呼，該不致有所冒昧吧！

你那嬌小的身材，透出來東方女性特有的美，浮沉在我腦海中育成了我理想中的愛人！

當我發現一張周嚴婚變的特刊，這個唐突的消息，眞是怒恨交幷，幾年來的夢想，竟付東流，若依我當時的氣憤，恨不得馬上到法院去起訴，認爲你汚辱我太甚，你結婚也好，離婚也好，爲什麽不給我一點信息，竟瞞蔽了我，難道女人就這樣子薄情嗎，早知有今天，悔不該和這種女人瞎中戀愛，自尋煩惱！這不過是我一時的妒火中燒，而忘記了現實，這私鄙念，覺得太情感，太自私了，到現在還覺得好笑。同時我的內心對你也有說不出的歉仄！在紅樓夢中，你所擔任的是悲角，但掩飾不了你內心的悲哀，璇妹！假使這不是影片的話，一定要跑上前去　放棄前愆撫慰你一下，一洒同情之淚。唉，人事的冰霜，會把如花似玉的你，摧殘到這種樣子，向誰去訴說呢？

一次在大光明華影同仁福利基金籌募會裏舉辦的影星歌唱會中，據報告人稱，你的病還沒有痊癒，不能多唱。然後看到姍姍來遲的你，那种消瘦的而憔悴的面容，站在麥克風的面前，大有弱不禁風的樣子，一陣憐惜的心情，幾乎使我要迸出淚來。只恨我生財無術，不能賺取若干多的鈔票，來爲你病體療養一下，聊表寸心。

還有一次是看到你主演的鳳凰于飛了，這劇情編得好像以你爲對象，但結局並不像你經過的事實那樣固執。我想你在演的時候，心境中該發生如何的劇烈的激動啊！

離開了上海，度過了酷冷的冬天，惱人的春日，享受着南風吹的初夏，你的近況，隨着季節的轉換，在這不斷的盼念着。想不到從電影刊物中又獲悉到你的喜訊，不久的將來，又要再做新娘，我想請你破碎的心房中，又可以得到一點彌補創傷的安慰，從此再做門外蕭郎的我，趕快收拾起非非之想吧！

最後還要向你請求一下，洞房花燭後，不要忘掉爲你而熱戀多年的我！就拿這最後的一封信當做賀箋吧，祝你們爲着第二代而努力！　李現奇

我心目中的電影明星

第八名　周萍珠

浦東周浦北坦直橋鎮中莊義隆號

近來上海的電影界有點像巴金所作的「家」，死的死了，嫁的嫁了，走的走了，鬧得烏烟瘴氣。「香花園又賣給人家，電影界這種衰敗的景象叫！傷哉！傷哉！男明星太清苦，女明星太驕傲，各種畸形的發展，順眼的像鳳毛麟角。

現在一班時代的特產公子哥兒，中學也未會好好的念完，幾串藍青官話，就十足的明星化作風出現了。

好像荐頭店裏具備着各式各樣的人物，那末不妨到那裏去揀揀，面目平常點也不妨，雇上幾個，一切都由電影當局者訓練，關於膳宿都由電影當局供給，除拍外景不得不出外，像修道院一樣的和外界絕緣，那末明星招搖過市的事情就會滅跡，將來說不定明星的牌位排在聖賢人一起呢！

聽說上海馬路上無家可歸的女孩很不少罷，那末收羅這班伶仃的孤女，來演一齣戲外戲，找一個無季常癖的老者，名之爲過房爺，使小姑娘敬之崇之不敢越雷池半步，那末對藝術之外，就別無二心了，那末電影界的桃色官司既沒有，那來結婚離婚的慶喪大事？

男女明星，皆安居樂業，那末電影界決不會糟到有今日的一天！

第十名錢光石

松江秀野橋灘公平倉庫

利青雲小姐妝次：

我心兒時時地在惦念着你！傾心着妳！愛慕着妳！腦海中時時徘徊着妳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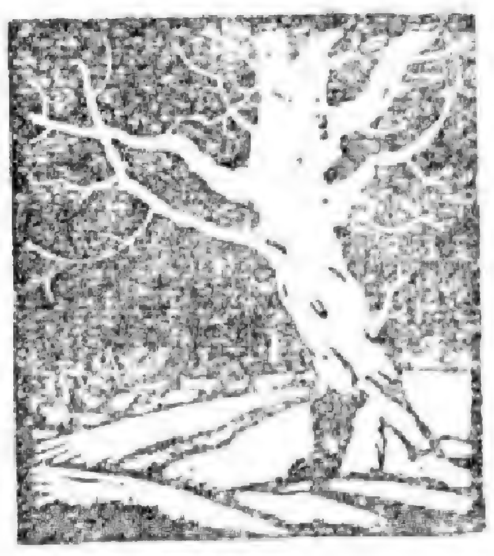
妳在銀幕上給人不可磨滅的印象，妳那蕩人心絃的大腿，已够我消魂！够我陶醉！妳的嘹喨的嗓子，雖然妳的國語「野鴨蔚」，可是飛繞着鼓動着吾的耳鼓膜，够我嚼味，够我相思的了，妳的一切的一切，使我拍案叫絕，而足使我五體投地的拜倒在你的高跟皮鞋下！

然後我把靈魂和肉體貢獻給你！我的可人兒呀，你能不能接受啊，千萬勿却，三生有幸，並祝紅而發紫！藝術萬歲！

你的傾慕者錢光石手筆

影迷狂想曲

第七名 金秋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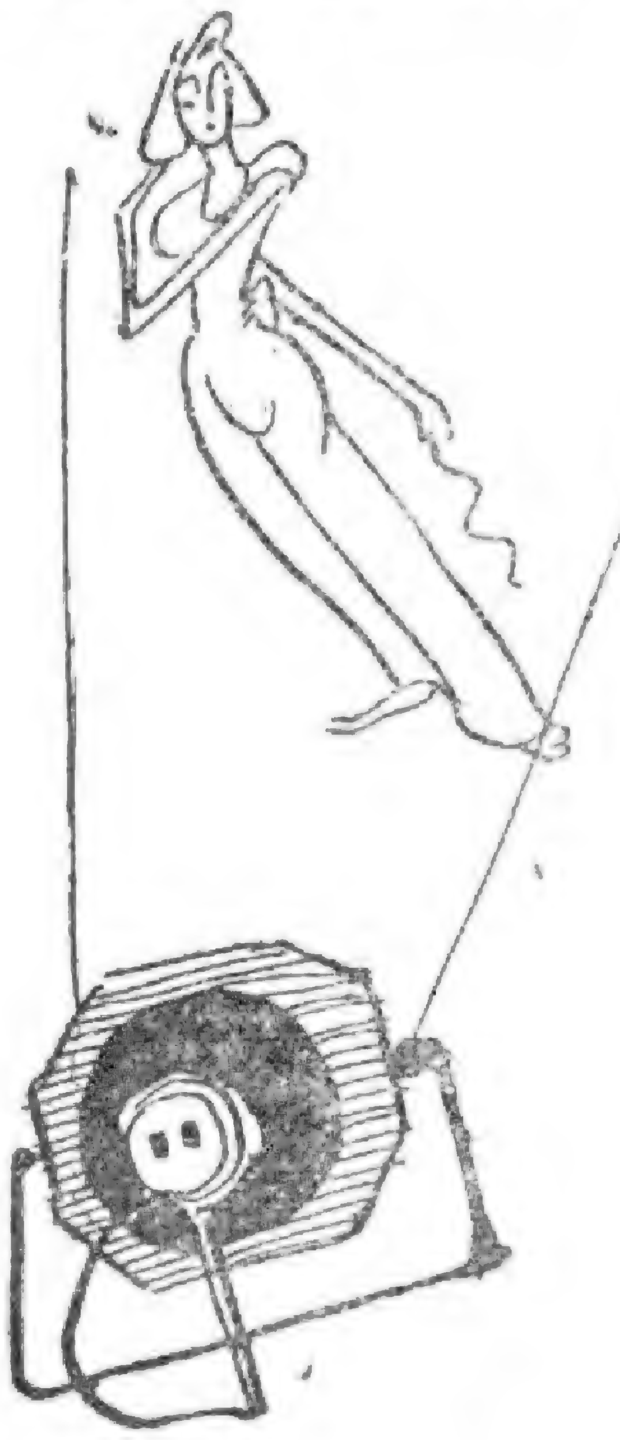


我睡在床上常常這樣夢想，我想最好有一個機會能和幾個大導演或是大明星碰着，他們能使我在水銀燈下演戲，可是我不想做大明星，祇要時常能客串幾幕我願飾一個天眞活潑的小姑娘，像化身姑娘裏袁美雲飾的反派戲，那時她的一舉一動，使羨慕得眞要跳起來，她十足把一個處女的心境都表演出來了。像浮雲掩月裏龔秋霞唱這悽慘動人的歌曲，眞使我的眼淚濕透了衣襟，獨家村裏的陳娟娟裝一個鄉下小姑娘，她那一雙烏黑的眼珠，眞够意思。在這許多的大明星裏我覺得她最滿足了，因為在許多的雜誌上，很少有人在侮辱她，諷刺她，像這種的大明星不是很難得的嗎？像周璇，陳燕燕，歐陽莎菲等她們是最苦惱了，常常在影劇刋物上看到在辱罵她們的，諷刺她們的文字，這想到裏，眞有點不敢往下想了，做明星非但不敢做電影明星，連影迷的想都不敢再想了！那敢再狂？

寄給親愛的

第六名 明

蘇州 桐芳巷卅一號



親愛的：

原諒我這樣直捷的稱呼你吧！因為我實在太愛你了！我不會用許多美麗的字句砌起來讚美你，我只能老老實實把我的心情，在你面前儘量傾吐！什麼事我都隨隨便便，只有對戀愛方面，我不能隨便讓人造謠言，常常辯得面紅耳赤，但是，有誰知道我心目中的人兒，竟是鼎鼎大名的你？有誰知道我是衷心的愛着你，欽佩着你呢？

三年來，我只是個可憐的單相思者，我必是默默地愛着你，不讓任何人知道，除了我自己！

風雨無阻的我對你的新片總是先賭為快，人家都說我變了，變了一個十足道地的影迷，是的，我是個影迷，而且，還是一個電影明星迷！這個電影明星當然是你啦！我不能當面見你，所以除了到影片裏去找你之外，眞是別無他法了！這種心情正合了古語所云：望梅止渴！你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無不深深刻在我心版上，在歸途中，似乎還有你的甜情的臉兒，在我面前幌動；你輕倩的笑聲，在我耳際繚繞，我的愛，叫我怎能不愛你？

晚間，坐在書桌前，拿出一疊你的照片，一張張的細看，你可愛的笑臉擴大了，好像你就在我的身邊，你的纖手擱在我肩上，我似乎還覺得你幽蘭般的輕微的鼻息。這幻覺繼續着，直到我回到現實裏來，往往巳經午夜了。

告訴你，我還要時常做白日夢，這些『夢』裏的主角當然是我和你！有一次，我穿了新的白嗶嘰西服，剛從電影院出來，我以為影片裏的你，也準看見我的新衣服的。一邊走一邊抬起了頭看天上的白雲，雲裏隱隱約約有你的影子！不料一個送麵的孩子，拿了一隻籃，一碗醋，匆匆的走來，雙方避讓不及，遂演成打翻醋罐的活劇。新西服，沾了老大的兩個漬子，這正是答由自取嗎？不過，想到這個『答』是為了你而『取』的，氣也就漸漸的平了。

寫到這裏，胸襟為之一暢，我的情感，覓到發洩之處了！親愛的，讓我再叫你一聲，你可會笑我傻？

永遠是你的明

六·十晚·

我最親愛的殷秀岑

在相隔遙遠的我，上一次寄給您的信，那信箋上畫着的謎，現在我抄一首歌譜來揭曉，我不多嘴了，您是個可愛的聰明的傻瓜，自己捉摸吧！

你心愛的人雷特手書

我最親愛的殷秀岑：

○◎○○○○○○○○○○○

○（○○○○○○○○○○○○○○○

相思欲寄何從寄？
畫個圈兒替，
話在圈兒外，
心在圈兒裏，
我密密加圈，
你須密密知儂意；
單圈兒是我，
雙圈兒是你，
整圈兒是團圓，
破圈兒是別離，
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
一路圈兒圈到底！

第九名

王丹鳳拚命學擺！

一般的人都怕天下雨，唯有王丹鳳不怕，她以為下雨天一則富有詩意，一則還可以免去許多影迷的麻煩。許多人聽見她發這樣的妙論，都笑她是「爬的」一類，她把臉一鼓說：「爬什麼？雨天不是頂好的嗎？像現在不下雨，天就熱得不得了，下了雨天不是涼快多了嗎？」王丹鳳一向的主張是尊重自己的意思，因此，同事們常說她「老三老四，像煞有介事！」

如今王丹鳳也算是大明星了，做了大明星後，王丹鳳也拚命在學擺架子。

王丹鳳的家是一宅洋房的樓下，外面是會客室，裏面是臥室，會客室門窗多，四面通風，所以，王丹鳳在家，常坐在會客室中作消遣。如果去看她，她立刻躲進臥室，待來客坐定，茶倒好。然後王丹鳳姍姍地自香閨而出，據說：別的大明星都是這樣的。

王丹鳳的口才也相當好，別人問她一句，她會答上十句，說到不利於她的消息，她會賴得一干二淨。

最近，她沒有什麼戲拍，閒在家裏，柳和清常常到她家去玩。近來，她的氣色很好，皮膚比前更潔白，而且胖得多了。

顧蘭君三百萬强賣！

顧蘭君由徐欣夫捧起來是事實，當四五年前電影事業蓬勃之秋，徐欣夫在電影界的潛勢力是不可輕視的，張善琨有時候也得讓他一馬，他是製片部的靈魂，與李大琛陸元亮稱影界三亨。

生平「失匹」之事祇一遭，當徐欣夫自費拍攝「黃天霸」，一不小心把小姨給李英嚎上了，雖則他不遺餘力的反對，小娘兒心已不在身，早給黃天霸搶了去，徐欣夫警告她說你要是嫁給李英，我們斷絕往來，蘭君不放在心，斷絕至今，整整四年，蘭君寧可流浪南北，任你姊夫神通廣大，可不買這個賬。兩個人就是見面，連話都不說一句。

蘭君僵到底，可是畢竟與李英南北異途了，蘭君再度南返，拍「國寶」上舞台，與李英又各走一端了。

徐欣夫在後起影人的嘴裏，尊稱一聲老伯，看小姨該是懺悔的時候了，於是幾度談判，自家人的念起舊情，不免心腸軟下來，握手言和，現在蘭君的「公事」，又歸徐欣夫掌握了。

蘭君非常吃面情，女人家祇要談得投機，幫幫忙無所謂，可是徐欣夫在旁邊忠告了她說：「米買幾鈿一担？熱天熱色台上賣命，二三百萬強賣（便宜也）幹嗎？要幹，至少五百萬元，少一個子還不如就在家裏休養休養。」現在，千把萬不肯了！

不做柳家媳婦

周璇 王丹鳳

周璇王丹鳳前盛傳將做柳門媳婦，但現在有告吹了的模樣，為了是柳家的人們心地狹窄，尤其是柳中浩，他想把周璇王丹鳳收做媳婦，而以謀戰後自辦電影公司作為搖錢樹，當然這一點王丹鳳和周璇也洞若觀火，不過她們兩位也都擅理財之術，如果柳家方面能出相當代價，她們當然OK，不道柳家完全「猶太」，一是婚禮節約，二是金融方面不多，這使兩小家碧玉型的周璇，王丹鳳也覺得「茄門」，因之距絕。

這幾天，柳中浩又為這椿事大起勁，然而周王兩位都「倘待考慮」，大致是回絕不作柳家媳婦了。

歐陽莎菲爭氣！

「看我照樣主演不是屠光啓導演的戲」

嚴俊說：「屠大哥！你要搬到薛華立路新公館去，可別悶聲大發財呀！」

喬奇說：「不錯！以前你老是悶聲大發財，今後可不能了啊」二個說一個，把屠光啓說啞了嘴，眼珠子翻了幾翻，以笑非笑，有點兒苦笑？

「搬家總要搬的，怎麼說新公館舊公館，根本這是不可能，我們——」屠光啓話講到這兒，啞了啞嘴把下面的嚥下去了。

「什麼可能不可能，家已經找到了，還有什麼可能不可能，屠大哥呀！話是這麼說的，你別纏到別的事情上去噢！咱們兄弟可不是挖苦你，在這裏的人都是老朋友了。決不挖苦你的，放心！放心！」

屠光啓一副尷尬面孔，假惺惺地說是到舞台邊去看看，是不是他要上台了？

正巧莎菲也跑到後台來了，她把頭髮全部盤在頭上，穿了一件黑的雲紗旗袍，在燈光下看到她的臉色似乎很青白，她說：「肺部有點不大好，醫生叫我好好兒休養休養，太動了更要不好了，目前已在打針，家母祇怕不行了，在這幾天……」她又說：「唉！休養，我也知道，但是在現在我也用不着說漂亮的話，本來像我們這樣的人家，是專靠做一些吃一點的，要是我不做了，將來我們吃點什麼？而現在物價又是這麼貴——」這一番話，該是一部分影迷想像不到的吧！

歐陽莎菲最近應馬徐維邦之邀，拍「大飯店」，酬勞是七十萬。與顧蘭君之三百萬拍「國寶」大相懸殊，有人問歐陽莎菲爲什麼酬勞這樣便宜？莎菲答道：「爭氣不爭財，看我照樣主演不是屠光啓導演的戲！」假如歐陽莎菲的酬勞太高，其他導演就不敢請教。於是她不得不「貶價」應市了。

孫景路淘得金條歸

孫景路是上海劇壇的「熱門股」。北上淘金，直到前日才回來，據說此行帶有「條子」甚多。回滬後，有與劉瓊合作演出的消息，假如此事成功的話，倒是劇壇上又添一實力雄厚的劇團。

孫景路在北方甚吃香，她說：在北方演戲時，很想念南邊的朋友，她寫了許多信，都放在抽屜中沒有發出，直到臨走時才發覺，這種談吐是她的一貫作風，這種「迷湯」，這也許是她在上海成爲「熱門股」的原因。

編者閒話

這一期的內容我們自己不敢怎樣自以爲得意，讓讀者來批評吧！

三個孩子的母親——白虹，也會捲入離婚的漩渦裏，我們表示非常不滿，不管平時白虹受了多少磨折，但是看在孩子的份上，再想一想自己的年紀，也算了吧！

呀喲，明星這兩年不好聽不好看的新聞太多了，白光在十樓受擱的事，怪什麼人，就是平凡的女人，所謂「耳光兩面生，啥人敢碰一碰？」可是我們神秘的白光公然的有這樣羞人的事出現，白光平時「活兒」也太大了，少奶奶的扇子」裏說：「短命的上海！有好旅館沒有好覺睡，有好館子沒有好菜吃，有好院子又沒有好戲看……」所以白光離開了上海了，聽說是做單幫去，那很好，自己掙來自己用，也是一樂也。

這一期總算做了一點小事情，就是把各地的徵文全部批閱過，本來想一次發表，後來想還有許多很有趣的妙文而未列在十名之內的，我們很願意貢獻給讀者，盡量的設法給予刊載，所以披露辦法分爲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發表四名以下的。留着前三名和未錄取而預備刊登的，在下一期披露，這樣好像留一點美麗的希望在！

北國影劇消息，亦可以說是本刊的特點，自從王震中君聘爲本刊特派記者外，現在又特商請劉金亭君爲本刊駐津特派員使南方藝人在北國活躍的情報，更有眞實的快報。

我們不管材料飛漲得怎樣程度，總是本着讀者的熱忱，奮鬥到底！

石揮

擺測字攤
收嚮導稅

某一天，石揮心血來潮，約同史原王駿白文一同到「新華」跳茶舞，他開門見山提議大家「劈硬柴」，絕對避免單方大量出血，藉以保持各個元氣，祗是要跳舞的話，大家自管自，與總賬無關。

他們一行共計十人，石揮挨次收費，及至跳舞場「皮爾」上來，非常便宜，較「硬柴」數便宜三分之一，這三分之一算是石揮「嚮導稅」，他本人除白玩一次舞場外，算下來還進賬了些。

石揮是從來不跳舞的，除非有舞女願意跟他跳「免費廣告舞」，他倒頗想試一試。

女明星尖事：

缺陷美：

女明星在表面上的某部略有缺陷，據說倒能益增美觀，而且替它定名曰「缺陷美」。

李香蘭的左頰有一塊很深的疤痕，像一個酒渦一樣，可惜只有一個。

陳燕燕的脣上有一顆痣，聽說是用人工方法特地點上去的。

童月娟的嘴唇極厚，觀衆就愛她的厚。

周璇的頭髮很稀，出來時必裝上一團假髮。

王丹鳳是單眼皮，但他沒到美容醫院去割過，但是在化裝的時候，她很聰明的用眉筆添上一條黑線。

利青雲有一面孔瘰瘰頭，但是許多人就愛這些瘰粒。

白光的面孔上有大片的雀斑，人們就很少知道她這個秘密。

龔秋霞的鼻樑上也滿佈着黑黑的斑點。

鳳凰的全部牙齒，像尖刀山一樣的刀箭林立。

胡楓是常以人工手術補她的缺陷的。

張帆太黑，陳琦太胖，面孔上的[illegible]特別多，陳娟娟的額角頭太高……

但是，大家都說她們很好看，莫名其妙，大概就所謂「缺陷美」吧！

妒

女人十九善妒，而女明星恕不例外，也像浸在醋罐裏一樣，星星小事，妒火中燒，甚至天翻地覆，不可收拾。

因了丈夫愛開「分廠」而生妒意，是名正言順的事，其中以「老板娘」童月娟對於這點是拿手本領，有時張善琨對她沒有辦法。

袁美雲·顧梅君是兩根「老鎗」，可是發起醋勁來，徐欣夫和王引嚇煞，不敢在外面瞎胡調。

四姊妹中，陳琦，張帆也相妬，那是爲了「五金小開」的緣故。

劉瓊的太太嚴斐，她看得劉瓊很緊，就是排「卡司脫」，她也有要居人之上的樣子。

王丹鳳，嚴鳳凰這兩個小妮子，也善妬，她們氣量極小，看見人家得意，嘴吧發癢。常常在背後發表他們的「高論」了。

★李香蘭狐臭★

李香蘭給上海人的印象已是好到九十九分，不管她的歌唱得好與不好，祗要是有李香蘭，上海人必定前往捧場，最近由「滿映」來滬的次中演員說，李香蘭在「滿映」並不十分得意，同事中很多人與她合不來，唯一的理由是她有最難聞的狐臭——這是否來人有意中傷，抑或眞有其事，則要問她本人了。

李麗華怕煩

李麗華在五月中旬，秘密地和小山東張緒譜溜到北平去。預備由平轉青島老家去避暑。外碼頭影迷更多。李麗華到一處就引起騷動，遊山玩水也是偷偷摸摸的，像失了自由一樣。

在煩不勝煩的原因下，李麗華暑也不想避了，要求張緒譜立刻回上海。於是，他們已悄悄地回到了上海。現在，仍住在畢勛路上，爲節省起見，較從前省去一個輪盤，買了一輛新式綠色的轎型三輪車代替汽車了。

周曼華貧血

周曼華最近鬧失眠，接連着有一個禮拜沒有好好地睡覺，現在已請了醫生打補針，醫生說她是貧血，非要多吃多打一點補血藥補血針不可，周曼華的外型，看起來是胖胖的，沒有一點貧血的現象，想不到她的身子竟是這樣，眞是令人莫測吧！

周曼華自從結婚之後，什麼地方都沒有去，就在家裏請了一位林先生教習中西文，一三五三天是學唱京戲，星期六跟吳先生出外應酬，平時閒在家裏的時候多，近來火傘高張，暑氣逼人，晚上常常失眠，因此要打補針。

鄭重的兄弟：致富術！

近來話劇演員改行的不知多少，南北跑的更不少，上個月鄭重的兄弟鄭東山據說要到張家口去，由他帶班子，老板是誰呢？演員又是誰呢？莫名其妙，看他不動聲色，的確是涵養好工夫，所謂「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鄭東山住在天津宿店裏，那裏流浪的藝人不少，走單幫的也不少，藝人走單幫住在裏面的很多。有一天那住在樓下的女單幫哭得什麼似的，在大鬨吃開口飯的，一班走單幫的藝人實在不服氣，就去責問她，才知道根由，這才猜料到鄭東山壯志將遂的到達張家口去了。

鄭東山那裏和那女人認得，可是他知道那女人是走單幫的，而且還有藥材在手裏沒有脫手，所以他就想盡了方法的和她接近，並且誇張他對於藥材很有路，那女單幫就託他幫幫忙，固然，貨色馬上出籠，第二天就拿了一張票子對女單幫說：「東西已經脫手了，你是要現鈔還是票子？」

「最好是現鈔，因爲我馬上回南方去。」那女單幫說。

「也好，那末我明天去掉來，那賣主答應現鈔票子隨便的。」鄭東山說。

從此以後，鄭東山不見蹤跡了，那女單幫明天復明天，直等得她哭了起來，把話劇演員駡得體無完膚，結果，由這家宿店住的話劇演員爲顧全同行的面子起見，捐了一筆欵子，才把這位女單幫送回南方去。

卜萬蒼 李香蘭

李香蘭這回到上海來，既灌音，又開歌唱會，同時還拍歌唱片：「嫦娥」。

「嫦娥」的劇本早已寫好了，因爲取材是神話，所以一切將模仿「仲夜之夢」，卜萬蒼在那裏動腦筋，奔月一幕，預備像「月宮寶盒」裏騰空一番。

男角先是決定嚴俊，最近已有變更，將請「宿將」梅熹出馬，梅熹與卜萬蒼是有交情的，所以老卜每片都找他主演，找梅老爺還不是一句話，現在雖然出碼頭，要叫馬上會飛回來。

「琵琶記中」梅熹與童月娟有個近乎擁抱的熱情鏡頭。但爲對手是老闆娘，梅熹不禁大彈其琵琶，NG兩次。童月娟說：拍戲管拍戲，表示這是公事，不必吃慌也。梅熹敬領娘娘懿旨，始勉強完成了這個尷尬鏡頭！

可怕的女人 梁樂音淚下

有人問梁樂音何時再請喝喜酒，豈知這一句話竟逗起他滿腹牢騷，他說：「一個剛去了不久，那能再有心這麼卜的擇取第二個，還怕刺激不夠？現在女人心理漸形複雜，決不能短期間捉摸它們的。唉！「可怕的女人」！最後竟淚汪汪地長嘆一聲，梁樂音的外貌是硬蹦蹦的；誰知他的內心竟是如此的脆薄，近乎有點兒失常！

朱石麟公館的花局

電影界裏，近來盛行挖花洋道，本來喜歡搓十二隻頭麻將的卜萬蒼，李萍倩。朱石麟。現在都一改舊習，挖起花來。參加的人很多，如陶秦，黃漢，黃域，楊小仲，和他的司馬丹，李萍倩太太，朱石麟太太，常常會集在朱石麟家裏，唱起「女婿頭次到，四盆二熱炒！」的花腔，「一二八，二五六」的道頭，自朝至暮，自夕達旦，朱石麟特備洋簿一本，把勝負的記錄抄下來，每月結帳一次，倒也是「科學管理」。幾個人祇要沒有工作，就會趕到那裏白相起來，興致之好，非言可喻。

岳楓 趙珍妮

求上心切 一漏機會

「電影界的妙」所說四「派對」中，岳楓尚有三分「藝術的良心。」趙珍妮同岳楓同居後，求「上」心切，但直到芳華虛度攝製時，始有一「漏」的機會。攝片時，記者常在棚中參觀，趙珍妮的戲不能算少。迄待公映，僅留三數鏡頭，而且等於「活動佈景。」據岳楓說：「爲了戲，我祇有『忍痛犧牲』了！」言下大有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之概。

註：「上」動詞，例上鏡頭。

漁歌

舞台劇

卜萬蒼導演·顧仲彝編

周璇落水·嚴俊抱救

★★★★

周璇包銀四百萬！

今年是顧仲彝劇運好轉之年，往年劇團浮沉，他的劇本永遠是「預告戲」。顧老先生總是微笑着，連聲說上幾個「好！好！」有時還拖個尾巴說：「不要緊！」或許他的心裏很苦悶，他一貫的君子之風是不可失的。

卜導演看透自已不善寫劇本，祇會做導演，所以獻醜不如藏拙，他從來不肯自編自導，要是有，也私底下拉人捉刀，自從和周貽白分了手，顧仲彝是他不肯放手的好伙伴。

「國風」患着「貧血」，四姊妹主演的「四千金」，不是頂好的强心針，於是大家去請卜萬蒼出來，想法烘熱這個冷場子。

卜萬蒼一口應允了下來，拉顧仲彝改編電影故事「漁家女」，題名「漁歌」。請周璇主演，刺激一下上海的劇迷。

周璇演舞台戲，還是第一次，大概是柳家的天地中，不管天怎樣燒熱，此例不得不破。

×　×

劇情本來是以悲喜劇出現的，編改之後成悲劇。編劇方面，很看得出劇作者未下深工夫，漏洞很多，如新文藝腔台詞到處充斥，人物個性也刻劃得未見清楚。

大導演駕輕就熟，但未見有獨特之感，大概電影導演，「特寫」鏡頭無法應用吧！而羣衆場面中人一多，地位不免有些混雜錯亂。導演就無法□置。

音樂配音還恰當，裝置燈光還算悅目。演員以葉明爲最有成績，他很會利用技巧，和製造技巧，面部表情極妙，而且讀詞有節奏。周璇和袁靈雲，身材不調和，演技甚佳，尤其在第四幕賺人熱淚不少。李宗善演戲很大方，較以前有長足進步。此外，仲夏，嚴俊，英郁都能稱職。

×　×

周璇在「漁歌」裏台詞並不太多，主要的四個插曲，除了原來「漁家女」中的「瘋狂世界」仍舊保留之外，另加「漁歌」「晒網曲」「月夜情歌」三首。

「漁歌」有合唱隊伴唱，「月夜情歌」是輕快活潑。

周璇在「漁歌」劇中，重在「歌」而不重在「漁」，「漁」的部份戲重在嚴俊身上，台詞既長且繁累。

最後周璇跳河自殺，嚴俊抱救上岸，周璇全身水淋，怕身體吃不消，最後一場在找臨時演員代演呢。

×　×

柳中浩是著名的「鐵算盤」，劇商中的「老猶太」，假如有人與他合作，蝕本是有把握的。過去「天祥」蝕得走投無路，柳中浩却賺得翻倒。這是他永生不滅之道！

近年來做地產生意也財源茂盛。滬光大戲院的地皮由他買下，而「金城」的後台也歸他做老闆，「漁歌」上演，柳中浩一洗「猶太」作風，略舉數事作證：

（一）周璇演「漁歌」包銀爲四百萬，嚴俊爲二百萬，打破劇壇薪給之最高價！

（二）周璇每天由柳中浩之自備三輪車管接管送。

（三）恐怕周璇後台寂寞起見，特派柳中亮之長子長期在化裝間伴駕。

這種種足證明柳老闆並不「猶太」，假如還要有人說他猶太的話，那一定是後台一般配戲的小脚色，因爲辛苦一月所得，不足以飽一日兩餐，其實；不出名就得挨餓，過去嚴俊不是被摒於國華影片公司的麼？現在照樣拿大價錢，被柳中浩剖目相視的大人物了！

劇人之頁

第一回 從演「浮生若夢」到「魂斷籃橋」的朱紅

·林史氏·

藝人的生活應該比一般普通的人們明朗，尤其是電影界的女明星，舞台上的女演員，氍毹生涯的女伶，或是羣芳會台上的歌女，她們的私生活，將被很多嚴密地監覘着，甚至窮索苦搜，也有人以虛構一則女藝人們的秘事，作爲茶餘酒後的談助的，要是她稍有失檢，那末「錦上添花」的謠喙，準會讓她們消受不了。

要是阮玲玉不僅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她的私生活就再放蕩些怕誰也管不着，她有決不致對「人言可畏」低頭而自殺了！

人們大都把女藝人們看作「神仙或是妖怪，幸而被他們認爲「神」的，當他們發覺她也有和人同樣的七情六慾時，感到失望後的氣憤。不幸而被他們看作是「妖怪」者流的，她們更在待候在等待着她們做出不端的事情來，才可以證實他的毀謗是應該的，雖然也有，部份比較淸醒的人，生長在充溢魍魅魎魑的社會裏，主持公道的呼聲是多麼的渺小啊！

其實女藝人也是人，非但不應該捧的時候捧她上天，罵的當兒擊得她下地獄！

這裏：我們打算心平氣和介紹一般海上劇人的生活，不是頌舊謳歌，也不是口誅筆伐，僅想刻劃出劇人們善良的心地，敦厚的傳統，明朗的人生，淸苦的生活。閒話少敍，言歸正傳：

話說上海愛多亞路浦東大廈禮聽，現在是社交的中心，由電影界四姊妹開了一爿「四姊妹咖啡館」，可是它的前身却是「璇宮話劇院」，當「天風劇團」顯赫上海劇壇的時候，一個小姑娘型的女孩子，第一次登台演出「浮生若夢」，她就是劇壇上靜悄悄地守候着機會，默默地學習着的朱紅。

她在「璇宮」演完了「上海屋簷下」之後，隨着大夥突進「卡爾登」，從「上海藝術劇團」到「新藝劇園」爲止，她一共參加演出了「梅花夢」，「第二夢」，「搖錢樹」，「罪與罰」，「妻」及「浮生六記」，尤以「浮生六記」中扮演的喜娘，予人以最深的印象。

當「新藝」在「金城」演出的時[illegible]她在一[illegible]之[illegible]棠」和「淸宮怨」裏着有最重要的演出。私生活是樸素單純，保持着古中國女性的美德，可是有一時期她總是以淚洗臉，時常在後台佈景片的暗角裏，人飲泣。是家庭閨臨醜着不憫意的寵務，從小她就失去了母親慈愛的孤兒。現在她在撫慰着一羣稚幼的弟妹，提起她的弟弟，年紀才八歲，已經會登台演戲，背誦長篇的台詞了。

現在她是電劇界老前輩周劍雲氏的門生，安份守已在她先生主持的「大中劇團」裏演戲，兼做着事務上的差使。「大中」在「新光」演出的劇目有「傾城之戀」「天外天」「滿庭芳」「恨海」和「魂斷籃橋」等五齣，她是每次都勤心地參加了工作。朱紅在不屈不餒地——培養她自己，充實着自己，總有一天她會竄起來，「水到渠成」成功之神在向她招手。

蛻變中的孫波

孫波自從考入了「聯誼」之後，在「香妃」「文天祥」中演出後，印象挺不差似的。

她生性很直爽，安徽懷遠人，本來他在南京「匯文」女中教會學校裏念書的，與「無雙傳」導演羅明的太太徐小姐是同班而日同寢室的老同學，後因她哥哥在上海大夏大學她也隨着來滬求學而進「上海女中」，高中畢業之後就跟她哥哥到內地去了，爲了終身大事的不滿，就從家庭裏逃亡到上海，爲了愛情嘗盡苦辛，才決心犧牲了一切，再求深造，便進了滬江大學，可惜家庭經濟的不接濟，以至不能繼續求學，才闖入了藝術圈裏，爲藝術而刻苦奮鬥，「聯誼」解散後就在「美華」演了一部「黃金迷」，不日正義劇齣公演時，又可以看到孫波了。「蛻變」孫波的流年不利，爲了演戲，買了一部三鎗牌男式跑車，號碼54321，爲了代戲，深夜回家，在弄堂裏不脛而走了，可是在最近又被姑屠的女朋友將一件新做的紅色短大衣借去吃喜酒，竟一借不還，也可以說孫波的硬傷了！

中華民國卅四年八月出版
中宣部登記證滬誌字第一八〇號

青青電影

革新第八期

每冊定價四千元

發行 主編 杜鰲
編輯 紫虹
攝影 翁飛鵬
駐平津特派員 王震中 劉金亭
出版 影迷服務社 上海郵箱二〇二〇號
總經售 文匯書報社 上海青海路七號

震中先生：有要事洽商請賜最近通訊處函上海郵箱二〇二〇號本刊編輯部爲盼

青青電影啟事
即日起特商請劉金亭先生爲本刊駐天津特派員此啟

Coordinated by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www.mediahistoryproject.org

in collaboration with Belinda Q. He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the Department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Ning Li and the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 Zippo and the
Department of Directing, Beijing Film Academy

Sponsored by the ACLS Digital Extension Grant, "Globalizing
and Enhancing the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2020-2021)